南屏淨慈寺志

著述

敘曰昔人多以述藏之名山載閣[illegible]名勝斯著山水之有著述如[illegible]有[illegible]漢林有花卉澤有龜龍羽有苞采益交戰互著云著述有二靈蹤墳跡爰成紀載治情麗境遂矢之詠歌使人讀其詞如見其人如遊其地斯亦山靈之所賚而文獻之所據稽者矣南山度壁代有鏤刻述形勝者歸形勝述建置者歸建置其無所歸者如玄翁[illegible]拂溜素訓復並著斯篇俾由玄抒[illegible]者[illegible]矣亦見[illegible]田之屛[illegible]

次紀著述

偈讚

永明示衆偈　延壽

欲識永明古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喫攧有省　修顒

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頂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

答宋理宗問住山　至愚

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佛祖九重城東動龍顏

永明壽禪師生辰　　惠洪

西湖水中洲渚失南屏雪盡峯巒集新春歸來誰使令顛倒逝逃追不及死生難分後先際古今不與絲毫隔平生説法如雲雨説得分明唯此門

南屏激水偈　　蘇軾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信构項報盡而止止不先平於以觀法

呈馮太尉　　道濟

削髮披緇已有年只同詩酒是因緣閑看彌勒空中戲困向毘盧頂上眠撒手便能欺十聖低頭端不顧

三賢茫茫宇宙無人識猶道顛僧遶市廛

寄淨慈平山和尚　　清珙

領破蹄穿五百年南屏寺裏一攔收皮毛換得光生了揔把犂耙再起頭

白淨慈退院謝止菴過訪　　智及

散席歸休愧老蒼匡徒行道任諸方百年嘗幻依雲麓午夜傳衣憶碓房犨蔽聯挑殊有味杉松手植已成行春風短策勞相過活計都盧爲舉揚

悟藏主淨慈䞘滿還吳

今古何曾有悟迷兩肝燃布毛吹出青雲白光明

藏鷗噪鴉鳴小艷詩十里平湖秋淡淡三吳歸路黍離離莫嫌送別無分付又是重安眼上眉

送淨慈書記　　大訢

達摩來東土覔甚大乘罷紛紛荊棘滿人間不見優曇一華瑞德山不會末後句剛道巖頭啟其意洞山五位孰正孰偏臨濟三玄非同非異上人鐔津流千古凜高致注書期扶宗風月多才思健翮翻雲上九霄驊騮蹔地志千里自見西湖九十翁從此湖山洗空翠領徒行腳過金陵背觸竹篦吾且置莫學黃龍弄爪牙擘開滄海飛金翅

送淨慈經藏主　　丁椿

鄮峯深處曾相見一撥虛空成八片雖然補綴得完全未免三頭并兩面君談禪兮我談道議論胡爲能恰好西風老柱吹天香大地山河明歷歷君不見茶陵踏折溪上橋跛驢脊迅騰雲霄至今萬象森風竹低者自低高者高樵李亭前重握手拈得鼻孔失却口笑把如來藏裏珠撒向時人不知有咄

贈淨慈明藏主

宗門有體復有用後以智拔先定動棒頭五岳落惶噤喝下千江乾洶湧即今拈却棒與喝合與何物坊亦

全峯戴角角崢頭與麼來幾箇死中能得活繼揚道友
眞個奇天台藏教難羈縻揭開宗鏡照塵刹烱烱壁
月揚淸輝昨宵爲我當一宿說到無言心自足撥轉
船頭歸去來斷絃誰把鸞膠續

送淨慈拱藏主再叅蔣山正宗

經頭一字無人識作者相逢拱而默懸河四辯一時
乾八萬法門空寂寂湖天雨足涼氣浮翠波蕩漾風
颼飀話嘿商量不到處柳岸數聲黃栗留剔起眉毛
眼如月老我何須更饒舌東歸令見鍾山翁自有生
機爲君說

送淨慈慶侍者還山

大千總是如來藏宗鏡高懸空萬象赤骨一躍透龍門平湖漲起千尋浪老僧急卷袈裟角看汝青天飛雪雹朝生便是鳳凰兒笑到松頭千歲鶴

贈北磵簡和尚　懷海

播州骨冷不容呼正始遺音掃地無一代文章歸北磵十年梵語落西湖人皆去獻遼東豕我獨來看屋上烏春盡閉門無恙否楊花飛作雪模糊

淨慈純總持開佛眼光　惟則

破一微塵出大經湖光山色畫圖新雜花細寫千機

錦慧日照門萬象春三世如來開笑臉五湖禪子襲
芳塵紀綱教法能如此大抵還他適箇人

送淨慈別流經藏主歸湖南爲少師鐵牛和尚

建墖

我也不會說禪釘椿搖艣三十年禪也不會說我赤眼烏龜噴作鷲依稀南海老波斯牙齒生來半邊缺折肩爛嚼虛空渣吐作炎天三尺雪洞山麻三斤雲門乾屎橛拈來一處看不覺腦門裂何似別流機更別鐵牛之子金駢會蹤跡踏翻西子湖拔出塵尼藏中楔三世諸佛被渠攢吞口縫纔開雷奔電掣此行

歸去靈雲山要向懸崖削壁上㧞出先師金剛眼睛
却把髑髏都肝㲼臨行求我下轉語我無語千里萬
里一條鐵

淨慈信藏主求和　　　　南　極

世尊拈花犢尸拂草將謂脫體風流認著盡成顛倒
四十九年說一藏全家活計都傾喪末後猶言一字
無那得些兒渾不當作有說作無說總不是淆訛覓
長舌盡底掀翻水一湖晴好雨奇無間歇枯甚生言
詩直實箇事從來非得失拄杖頭邊活眼開萬法俱
須會歸

聯長　乞以鈔齋僧淨慈求語

炊無米飯飽諸方百味豐饒取意嘗莫道盋盂無把柄下僧毛孔盡吹香

松泉首座淨慈職解來別三偈　景隆

慧日峯頭足壯遊平分風月闡玄猷永明宗旨無今古湖水當門一釣舟

老懷無事臥林泉之子重來為問禪少室單傳無一法送君歸上渡頭船

臨流移步跨舲艋高楫扶桑興浩然欲別殷勤猶細囑萬鈞竹重永流傳

虎丘深侍者陞淨慈藏主命和

三呼三應斯古甚深不在內外何處求尋生公石前水潺潺澗慧日峯下鶯囀上林明後承當未爲作者言前領意纔是知音撒翻大藏小藏拈過則佛印心

淨慈輝藏主請和

坐着南屏壽室地英豪奮發氣如虹驪珠挾得三千界華藏揪翻上二重丹穴鳥生騰作鳳禹門魚躍化爲龍壯年正合輿高志大振楊岐祖道隆

悼同菴簡禪師　　支離叟

失機中流仗一壺千劍法道重清都斷絃絕響人難

鏡高懸世已無天上風雲多變化門前湖水舊
人生出處謾能料試看陶公放牧圖
送淨慈明侍者回東山　梵琦
南屏山中五百衆大有禪通并鈔用可憐辛苦費頭
盧無時不赴櫃門供就令侍者托鉢歸眼上不惜長
長眉問渠扇子在何處臨風更索犀牛兒犀牛兒怎
描貌王維筆下丹青薄西湖烟雨漫遮藏日出東山
露頭角
送淨慈鈔藏主
龍河老師巧方便再索侍者犀牛扇永明門前水一

湖忽然迸出摩尼珠肩今珠今俱颺却瘥病不假驢
馱樂好個翔空五色麟如何絆得黃金索活潑潑地
落落無限清風滿寥廓

送淨慈道藏主還景德

黃面瞿曇不動舌縱橫四十九年說葛藤往往疊成
誰畢竟天無第二月一卷近日離鄉關問要在
甚經只麼默然叉手處青天白日轟雷霆能讚老龍
灣洗叔侄相忘情更好鎖湖明珠待索時與他須出
棬

送淨慈壽首座還日本

山頭月祖龍溪上水月既不來此水亦不往被
水月交輝時萬里何曾隔一絲不女裁成火㷔
布泥牛踏斷珊瑚枝有佛無佛俱是誑即心非心[illegible]
同謗教網高張未入微宗門直指還流浪所以道正
法眼破沙盆古今此道喑乾坤黃金滿國難酬價付
與你孫的骨孫稀庭提起百雜碎不要被渠相負累
鄉過那邊更那邊尋常只守閑閑地便與麼質可哉
諸方大可笑齊飯喂嬰孩但恐空中釋梵來雲華又
為無心開

送淨慈海藏王

永明門前一湖水更有荷花香十里三世如來說不到一大藏教提不起禪和未許亂承當都是虛空解舉揚甚却耳根何處聽話頭不動語琅琅簾幙堂上老師偈勿以幽區情識會昨日下雨今日晴張公喫酒李公醉

谷清遠禪師

吾侄僧中龍為人施法雨根雖有利鈍心本無差互[illegible]述偈仍表青山常獨露誰言師弟子此事須寄付不會禪抄書亦非祖處處是道場何勞辯能所從今日高步進前行

送淨慈顏藏主游廬山

拈起一片木葉移來一座廬山古人真實相爲兄弟區區往還着草鞋拖拄杖游州獵縣極意妄想若是出格道流必然別有伎倆恁麼中不恁麼擊木無聲不恁麼中却恁麼敲空作響欲知廬山高更聽廬山謎曰億贍部洲都廬入秋毫東西二林在山北自古遠公標勝蹟結社同修十八人臨終盡向蓮花國南則歸宗開先萬松棲賢羅漢慧日大剎相連五老峯明月泉香鑪獅子金輪玉淵遙看瀑布不可近進雪崩雷崖石穿千樹萬樹青松交加屈曲一箇兩箇白

鶴鼓舞翩躚滿地嘉花美草隨時瑞靄祥烟何消尊宿開口但管森羅說禪不是長行短偈亦非直指單傳草五宗之舊轍掃諸祖之頹傳針眼無人千里

扶桑人種陝西田

寄晦巖和尚　　行瑩

流落似孤蓬君西我復東二三千里外一十八年中老去頭毛白寒來樹葉紅所期盤石上松月夜禪同

寄東嶼和尚

相別於今八載餘君匡徒衆我閒居白雲流水乾坤外幾不相親在奇書

送聞禪客歸淨慈

鈐其唇鉗其舌劈面機電光掣蕩一三直指之流遊掃四七單傳之落窠爭如默坐解空人一字當年不曾說諸天讚歎復雨華千古清風動巖穴聞禪開禪歸去來草鞋根斷空塵埃南屏幸有舊泉石何妨日外雲濤堆

悼淨慈逆川和尚　宗泐

六十八年安樂法十萬八千非去程無古無今頂門眼執常執斷世人情葛藤倒地就能起設利落盤鏗有聲萬乘臨軒讀遺偈北山猿鶴亦哀鳴

智覺禪師　　道衍

化往南屏孰與倫誦經萬善妙嚴身從登上品蓮臺去直得閻王敬禮勤

圓照禪師

延和殿裏闡宗乘人主稱爲福慧僧報盡西歸登上品非惟名字續傳燈

大通禪師

儼臨千衆峴如山道譽揚揚播世間不是居承問照後須知拔武向西還

王岡潤法師

妙入台宗解行圓化儀四教演無邊限修亡性成二
昧不上青蓮定白蓮

還俗勝仰松淨慈祝髮偈　袾宏

數年佛殿蔓延一時魔宮震肅即非新起規模原是
本來面目

鏡蓮偈并引　法聚

昔永明禪師示衆云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
光明生風來波浪起此實宗鏡直指苟非悟在言外
則未易升其堂也淨慈綱上人禪師之法胤也退居
湖上見蓮花出水炯然鏡中若也遂以鏡蓮自號既

復請發明於天池老人老人曰予固見其似是而未
知其所以爲宗也昧其宗則取象分別覩影失眞易
免演若之狂然道非情謂要以譬喻得人乃作偈以
贈他日視余言爲眼中金屑則其孫堂也亦庶幾乎
止水湛心淵洞寂開圓鏡灼灼寶蓮花莊嚴徧諸行
煩惱佛法種汙泥出清淨因花燦乃敷果彰齊以發
丹苞紫金臺九品含聖孕亭亭翠蓋交千作怛相映
文藻資所薰菱波蕩空縈香飄颯樹行根力乘戒定
妙有起永沉色空謝無競披奩不知幻妙相成見病
永明有三昧得旨須究竟

為一山居士點示鏡錄　方澤

凜凜當軒照膽寒曾經撲破自團圞永明依樣描摸出依樣知君已善看已上偈

永明壽禪師像贊并序　惠洪

永明智覺禪師秉悲願力示生震旦傳佛心宗為法檀越其家名辯才學者依以揚聲論議言句浩如山海余漁獵其間十餘年至其妙處輒能識之如鵞王擇乳無有遺餘蓋嘗自忘鄙陋欲追禪師遊為之伴侶以遊十方國土作大佛事尚未晚也稽首為之讚曰三界種性有萬妍醜生順死逆夢夜想晝往復

無間聲度短編皆依未那戲論成就而未那體無作無受譬如空華實無而有一念了知光明通透我如是見無有錯謬是爲心宗佛祖授手亁振頭綱秀傑奇茂稽首永明月臨星十

又

惠洪曰予初讀師自行録録其行事日百八件可其貌狀必枯瘠厖劣及見其畫像瘦然豐碩俏目秀拔氣和如春味其平生如千江之月研其説法如蜀之治水孔之開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孫子之用兵左丘明太史公之文章嗚呼其乘悲願而至者也

承明壽禪師生辰

教東法檀越宗門衲判官今朝藏不得推出與人看看看夜行只管貪明月不覺渾身露水寒

水菴真像投了清公求讚　　師一

嗣清禪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齋脇不至席深入禪定離出入息名造九重談禪選德龍顏大悅賜以金帛力辭者三上乃嘉歎真道人也草木騰煥傳于隨質炷香請贊是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

影壁自讚　　道濟

面黃似蠟骨瘦如柴這般模樣只好投齋也有些些兒

差異說禪不用安排

真像沈提點求讚

遠看不是近看不像費盡許多工夫畵出這般模樣

眉如掃箒一張大口不會非言只會吃酒看看白頭

常常赤脚有色無心有漆無着醉眠不管江海波瀾

身藍縷害風魔桃花柳葉無心戀月白風清笑哭歌

倒騎驢子歸天嶺釣月耕雲自琢磨

淨慈湖隱濟公像讚　　無競濟

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開荆棘林跳過金剛圈眉毛

厮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烟有時結茅

宴坐荒山巔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色如退蟬湧出舍利八萬四千濟歎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其所爲濟顛者耶

東嶼和尚真贊　行端

明水大羨其純淡也渾金璞玉其粹温也揚塵於海底稱楊華於火中其妙而不痕也西丘三世之重南岩一門之秀賴以獨存於其祖者擔荷之功尚何言也

真像淨慈行堂請讚　智及

眼生三角頭側五嶽心性急如絃肚中無點惡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南山白額沓全威天魔膽落

截斷妙喜葛藤掃蕩永明糟粕卻憶老盧八公辛苦在
龍翔碓觜花開刼外春千古高風動寥廓

智覺和尚像讚

以心爲宗如鏡照鏡一塵不立羣機普應風吹波浪
日照光明欲識玄旨驀汝眼睛心外無法鏡中無像
我述讚詞蔵空作響

瑞機和尚像讚　明本

面如臨濟三角心似妙喜空廓坐斷大雄峯向踞慧
日閣自從山而仰山背受尊卑之來緣是風動幡動
心動黑漆竹篦難湊泊

貞像淨慈道清首座求讚

頭石上青松底鼻直眼橫元不是侫幻任甚覓來大似白日迷人鬼

孤峯德禪師像讚　古春

襟懷秋爽笑語春熙金鵞毓五芝之之秀白鶴覽九峯之奇火烈星飛煆出金剛之鐵水清石現坐斷瑶席之池五百間清風爲之淨拂一百卷宗鏡足辨妍媸急流勇退大用全施名藍四董揮麈而訶斥佛祖五福無備閱世而壽至期頤昔在南岩曾接誨辭永枯雪花復覩容儀定慧圓明照今古聯芳續燄百千枝

大通本禪師讚　黃庭堅

前波法涌後波大通大通法涌澈底澄空圓照顧海千漚一實圓通法流滔天沃日三世一念十方現前銅崖鐵壁不可攀緣見即彈指差過萬千大則徧圓異位通則真假同源觀者着眼是傳非傳

淨慈佛菴和尚讚　宗渺

同年同師同道未免變白爲皂檀板合無孔笛節拍相酬恰好爭覩舊月橫空或謂白門生肇兄巳遷化他方我尚隨俗顛倒今朝展像如生讚歎相成煩惱南山白額大虫放出平川沒草枯起鈇疾棃椎擊碎

頂門一竅永明宗旨孰異孰同黃龍三關非玄非要

長潞岸頭舊話行祖父田園解克紹

全室泐禪師讃　　宋濂

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諮大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三玄於彈指合千經萬論於一門向上關如塗毒皷㦖之必死殺活機類金剛劍觸之則奔屢鎮名山敎孚遐邇詔歷京刹名謚側紛風受記於靈山之會今酉知於萬乘之尊雲漢昭回天章錫和於全帙寵恩優渥玉音召對於紫宸此中流之砥柱轉大地之法輪信爲十方禪林之領

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

淨慈希古和尚像讚　　士獻

德貫幽顯學該內外南屏實樹陰涼北闕恩光盛大氣排山岳簡飛六月霜風力振臺綱名垂兩京冠蓋能潤澤乎萬物者法雨霏霏可保障乎三宗者慈雲靄靄嘻紫衣寵謝閻浮白藕華開清泰督下宗鏡堂早赴龍華會

永明潛禪師讚　　圓復

嶷嶷法器孕靈河嵩空華巖樹納汰瑕宗名開霸府晃玉致恭永明祖令杲日當空

智覺壽禪師讚

佛無與法取含不同我以一鏡照彼三宗甘露所灌淵流莫窮宜爾與國翕然嚮風

實相臻法師讚

維南有山天設琴屏師講其下鬼神來聽法戰之勇氣肅千兵坡言不泯尚爲典刑

永明壽禪師讚　　袾宏

永明佩西來直指心印而刻意淨土自利利他廣大行願光照於萬世其下生之慈氏歟其再生之善導歟

永明壽禪師像讚

馮夢禎

天神之於形也猶春在花枝春殘則花謝神徙則形徂劇工如宋人鏤玉爲瓣或混其眞似其如化工無工乎葉公嘗工畫能見眞龍而怖走爲生固不足以當生而况無生乎壽師爲像則不然啓大摩尼神珠非色非空非生非滅互爍幽顯雨諸珍寶觀至幽若冥界哀殺生類如閻羅但展幀以投誠知師深證無生以無生生相度無盡衆生而無度生相斯爲永明師之妙相歟

永明壽禪師讚

眞可

古今禪教相非性相相忌久矣唯壽師宗鏡錄括三藏會五宗故其卷以百計學者多望洋觀師陸坐直指西子一湖櫛向當亭風動波起日照明生道是禪是教是性是相比量非比量唯識非唯識一洗擬議便入黑山鬼窟非永明肯矣況諸宗義學峯蹄乎後之覽宗鏡者具隻眼始得

永明道跡讚 凡三十二則標流通今祇存九

金門獻賦 黃汝亨

爲依佛耶自獻金門爲宗儒耶誰名沙門賦心賦神東踊西升吳越之師清泰之君齊大中天之壽壽無

量而無名名可求兮彌勒入補處以稱尊惟儒與佛不隔一塵

斥鷃巢衣　金學曾

壽師在天台斥鷃巢衣一事此定中不思議境界與如來鵲巢其頂相似非機忘識盡心同木石者未易臻此即如鴿就如來影中頓無驚怖豈莊生汝鷗之喻耶余未逢其境不能賛一詞惟不能賛一詞然後見禪定不可思議之妙也具眼者以爲何如

參依蒙識　吳之鯨

法王闡法亦資法力如空鼓風若助之翼韶師示識

法緣夙植靈鷲宗風南屏于席竹林桐孫世食其德大劫不壞緣緣空寂薪盡火傳請問慧日

聖授蓮花　　洪恩

心欲生天夢想輕舉心存佛國聖境冥現夢矢織者得財夢棺罷者得位此處世出世念慮正倒之有徵也 師行道感斯瑞應夫普賢爲萬行之師蓮花表一乘之法豈師之功階真淨果證妙圓之先朕者歟

神人護懺　　鄭之惠

師懺衆生誰爲師懺漫漫長夜千古不旦九原可作玄珠有槃巍巍華臺悠悠法藏恍惚見之手蓮牙象

洊承甘露　　江鏷

若云有法難脩試倣三年之攻苦若云有脩難證試叅一滴之甘涼斥鷃成巢現師定體三年一日也雉兒立化現師慧體一滴千江也夫是之謂妙法

淨慈開山　　虞淳熙

門外一湖水堂上一輪鏡鏡中西子妍湖裏菱花映錯認涉入重重法眼便增翳病若箇承明旨誰爲智覺境牽回長耳犿癩兒驚起灰心五百聖

古佛互證　　陶望齡

羅千燈於一室那律不能分其光合萬派於滄海婆

竭不能别其濕諸佛法流智照恒如焉之師也非同現同非異示異揭古今時刼爲旦暮死生人我爲俳優知此法界一相無相之旨寧有餘蘊哉

降伏神煞　袁宏道

是閻匪𧂐吾土非淨門前湖水實灌汝頂惟乾矢橛蜣蜋一丸輪轉不停斯羽翩然憫彼頑冥瀆神借佛爲離溺罷而成骨宍何以示人金鎗馬麥

智覺壽禪師讚并序　大壑

永明大師不思議人也以不思議人示不思議行惟後世刻畫其跡譬之紛列群罷囿彼太虛寧能盡其

量哉宜乎大藏諸傳所載脩因果互有同異也然慮學者從同異中橫起疑情故總合諸傳據其始末行實凡三十條目曰永明道蹟仍繪其像并錄古今名賢偈讚用梓流通使同信向因知無相之跡不越是相有所悟入耳復合掌稽首贊以偈曰善哉導師乘宿願輪示羈襁褓投地悟親妙選華士信解實鮮師當亂髫齓不釋卷相彼羣羊蠢蠢異生亦感慈化馴跪而聽長督軍儲兼徵稅務屢緣放生漸傾其廓形臨市曹心獨逍遙王慨宥之世只是逃天柱入定九旬爲際斥鷃巢衣國師深器擇法藏闡揚者同偕導

花宜授神人夜投復遯金華坐忘道樹大士乘通淮以甘露自是成稱香象義龍摧魔虓吼七衆追從雪竇千壽危湍萬仞一喝之餘聾瞶不醒嶺既荒猿洞僅存六環纔振百廢具興慧日宏開五山首寺浩刼永明聖皇所湯師子爲座宗鏡飛光無法不攝靡心弗降夜津別峯不逞寧息螺貝佛聲互聞國邑經彼崇臺日演三車虎應獲記天爲散花彌陀定光一佛兩佛性波長耳燕師饒舌風彖異域遣使來皈繼之問道霧擁雲驅建大法幢功超萬嶮遠障狂瀾永寧趣國恒以淨業攝念往生撫期坐逝仙樂來迎盡

就既焚香薪亦幟現設利羅遍身鱗砌杳杳重泉夫誰知音炎魔羅王覩影歸心雖搶標奇鸞坡流舉一月千江無來無去偶逢金骨迎返湖濱正猶窮子歸依所親刹刹塵塵在在處處願此流通寸衷如是

銘跋

淨慈退谷雲禪師塔銘　　陸游

佛照禪師有弟子曰淨慈報恩光孝退谷禪師名義雲生於福州閩清黃氏世為上禪師幼入家塾成童入鄉校穎異有聲既冠游四方學因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聞龜峯山堂淳禪師說法遂自剃出家從山

堂祝髮徧遊江湖至吳見鐵菴一大禪師爲侍者一日室中問國師三喚侍者話師亟舉手揜其口又問侍者三應又作麽生師拂袖徑出鐵菴大喜時佛照倡道靈隱師往依之及佛照移育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爲堂中第一座佛照聞其說法歎曰此子提智宛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有所付矣遂出住香山居五年徙台州光孝又徙鎮江甘露會平江虎丘萬壽皆欲延師師聞萬壽頹廢即欣然就之淮南轉運使虞公儔又以長蘆來招師與虞公有雅故又從之會右王虛席朝命師補其處時佛照方居東菴父子日出

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雲集會有魔事師即拾衆洪
居徑山蓋將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說法淨慈恩光赫
奕都邑聳動一日領衆持鉢幾邑是夕寺焚無遺宇
比師歸獨三門巋然在瓦礫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
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為四衆作福之地哉
天子聞之出內庫金以賜自垂臣貴戚以下傾橐輦
金惟恐居後其期年廣殿邃廡崇閣傑閣蓋愈於前
日矣於是上為親御書翰墨旌忠日閣三大字賜之淵
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朔旦辛亥作偈別衆曰
忽為猝嗟攜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將有諸行業鐵

茫茫一代南方丈度遂寂後九月弟
身龕於寺之東北隅世壽五十八僧
十九歲度弟子四十有畸學者集師所七會
世師祝欲以佛殿屬余記之未及而棄世於是
等以西堂可宣禪師之狀來求余銘適余老疾弗克
就宣公又以書來固請而師之侍僧爽訥者留逾年
不肯去辭指懇款余爲之嘆曰師之在有王也將新
僧堂而陰陽家爲法所禁將不利於主人師奮不顧
排衆說力爲之堂成而魔果作遂去陰陽之說亦
拘而多畏然其法本出流俗不待師之明知其妄

矣雖爲適中終爲不足信也又師在淨慈追火悲滌
地皆盡度非金錢累億萬且假以歲月必不能成師
談笑盡復舊觀議者或以師之才用絶人見於此者
則亦陋矣此事若澄觀葺則可稱善知識直游戲耳
師所以獨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衆有曰鳥道
狐危玄關妙密在曹洞宗言亦奇矣若較臨濟而祛
天地懸隔此足以知師能繼圓悟妙喜佛照之大作
用者自有所在也師日衛數千人公目儒衣稱爲東菴
子無示無間上距圓悟四世而近龍象蹴踏
遇或造其室日不容瞬丹霞南山 其游亦於

須變化熾燼以此論師其殆未盡譬如觀海測

我銘不磨百世其信

淨慈明辯正宗廣慧及公塔銘　宋濂

姑蘇之區山川清妍其所鍾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以攻斂辭辯詭物爲尚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皆然自宋季以迄於今提唱達磨正傳追配先哲者惟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變發辯及入海雲院爲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並進其師奇之同見閩國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

館撫之如已子使其親長受其足或所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從聽之未及終章莞爾咲曰一真法界洞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贖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訴公於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翥危右丞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爲樂師微露文彩潔瑩光廣智及見公見之大驚交和延譽之同袍聚上人所言子才俊爽若此忖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因歸海雲

目不交睫者逾月忽見秋葉吹墮於庭豁然有省機用彰明觸目無礙師雖自慶幸然不敢正有道恐涉偏執於是杖策游虎林拜雙徑尚寂照端公自列其所證甚悉而寂照嘗以法罷期師聞言喜甚因勘辯之師隨機而答隼落秋空而兎走荒原也精神契會不間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使咨叩俄遷藏主室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繹之宗通說貫袞袞如懸江湖聲光燁煜頓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浙江行宣政院命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皆清淨四衆手持香華百里擁迎如見諸佛師爲陞座說法不翅大智

樹建旗鼓中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隣刹普
愍其激揚誘掖如隆教時戊戌浙江行省左丞相達
識帖穆爾兼領院事延師于杭之淨慈兵燹之餘甎
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運權有方軌範峻整緒有承
平遺風毅之者慈君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
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敘照故處亦不
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者愈衆亡賴男子罹範凡饕
盜發于危者厭之罪銜而大赴部使者訴院之僚屬
無爲通家私使者譎師掛牀師了無懼色癸
二府白其冤強師復還徑山緇素駿奔如歸

有樂極而泣悲者　皇明龍與癸巳　詔有
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館實居其首以疾
不及不酉乙卯　賜還寧隆山山即海雲所在也戊
午入日心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月
日行茶毗法火燄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沉水香薦
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類青琉璃色舍利散羅交綴
於上是月其徒大均上能等藏於所居山之陰寶盛
分爪髮歸瘞山下於無等才公塔右瘞焉世壽六十
八作偈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
人師長身山立異蹟如林松在堅威令嚴肅其下無

取方命故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具與然處事達變權引後進又
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以爲賢爲錫
今號云師在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傳[illegible]十[illegible] [illegible]於其發也上
首弟子普[illegible]保持道術皆是之故自狀其行來爲銘
夫圓明妙性具[illegible]千門[illegible]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
已而說經雷動[illegible][illegible]風行草偃者爲明此性也常顧
不得已而[illegible]根[illegible][illegible]枝末直探其根本者亦明此性
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奈何道喪性并性與從爲
然全於師表[illegible]但者一從事於本然曲[illegible]之所以資
沂現其去佛祖之遠[illegible][illegible]亦遠矣行如師者可不表之

以爲東南龜鑑哉師出世時穿際山石夜走及海普
慈神降於人迹師清嚴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
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載之不敢勦入也路曰華梵
諸祖所了唯心函乾蓋坤開闔陰陽萬彙芸芸靡不
苞括肯指全脈而句一髮突葉相仍軌轍弗殊融通
大小無礙無拘猗歟禪師神觀孤聳文彩漸彰雲流
山涌一旦易慮面壁自治攝念入定邱漸芬系脉葉
之零飄墜庭所仰視青天一碧萬里我性之覺證諸
傾師機鋒交觸劔戟嵯峨出世游濱人天拱手發祥
含微白石夜走全提正印法鼓頻撾以服聞者斷除

空華由其見凝轉識爲智珠璣落紙亦第一義方嶽
大臣遣使候迎陈於南屏惟德之馨名山列丘首曰
雙徑所私於師東南龜鏡輕傑小大僧不自懲攸攸
白璧何憂蒼蠅風騰波撇萬辭差惜是非既昭重溟
舊居昔師之去泉流哭聲今師之旋卉木含榮世緣
已終微笑而滅舍利如珠綴於細骨末學茫茫山斯
宏施胡不反觀本實在斯遺光所被千載猶浅瞻之
仰之誰敢不勉

淨慈孤峯德禪師偈銘　宋濂

古者住持各據席說法以利益有情未嘗有出宗[illegible]

位焉逮乎宋季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之所謂
官署其服勞於其間者必由世小院候其[illegible]華彰者
然後使之拾級而升其得至於五名山殆猶仕宦而
至將相爲人情之至榮無復有所增加緇素之人往
往歆豔之然非行業夐出常倫則有未易臻此者矣
此瀛於淨慈禪師之事頗願識焉師諱明德其號爲
孤峯族姓朱氏世家明之昌國父有成母黃氏與補
怛洛迦山僧玠公交玠聞鷄聲入道凡說法必皷翅
爲鷄號玠亡已父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四
月而生在童幼兒不好嬉弄每結跏端坐不動天竟

司藏慧明師諸叔也見訶之曰童子不知頌詩讀書凝坐將焉求師曰欲學坐禪求作佛爾師奇之挾至鄞縣金鵞院俾給洒掃之役時師年十二矣越五載得度爲大僧爲横山錫公弟子已而詣五臺受具足戒慨然有求道之志杖錫而出首謁竺西坦公於天童竺西問云汝從何方來曰金鵞來曰金鵞山高多少曰不見其頂竺西斥之師益自策厲以必證爲期竺西一日陞座舉世尊拈花之事師於衆中聞之忽若有解遂造偈以呈竺西竺西領之而師弗自是也復扣淨慈晦機熙公晦機道價傾東南湊其門者

如蹋聯機見師至問曰什麼人恁麼來師曰胡張三
黑李四又問汝從朝至暮著衣喫飯還認自己否師
又曰胡張三黑李四聯機拈棒欲打師拂袖竟出抵
雙林見明極俊公一見之頃境慮倏然而了無滯礙
命歸侍司繼付藏鑰令掌之會日本遣使迎明極為
國師師送之海濱而竺田霖公亦自雪竇至見師氣
貌不凡延歸山中以第一座處之竺田上堂敷揚正
法眼藏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言語秀拔音聲如雷
師不覺爽然快群疑頓釋因以偈呈竺田竺田嘆曰人
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提唱宗乘稱性而說且邀仲

方倫公結庵於桃花塢相與激揚暇則翻閱華嚴大
經足不踰戶限者凡五春秋名稱日聞寢不可掩行
宣政院請住松江之東禪禪寺師起應之然香以嗣
竺田不忘所證也久之再遷集慶之保寧師一坐十
五夏煅鍊來學曲盡善巧有餘力則爲之興廢補壞
細大不遺帝師之令譽授之圓明定慧之號副以金
襴法衣大司徒楚國文公歐陽玄亦賦詩遠寄目爲
作內外錄序一時名薦紳莫不願與之交三遷湖之
道場閱二年寺災僧徒無以自寧托鉢四出造祖師
堂暨伽藍神祠而蒙堂前資寮亦次第就緒方將大

施營造之功會杭之淨慈虛席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以謂淨慈乃五山之一非師不可居固請主之時當元季戎馬紛紜國事已不可爲爰逮入聖朝師以耄年謝歸道場竹林菴一日示微疾戒其徒曰吾身雖微一真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勤行毋生退轉吾殁後當遵佛制付之荼毘勿令四衆衣麻而哭也言畢索觚爲頌一首泊然入滅時洪武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也世壽七十又九僧臘六十有二烈火之餘頂骨不壞舍利纍纍出灰燼中其年某月建塔瘞靈骨於東岡所學者後四年其

弟子大用恐其師之名不傳持佛頂康公所聚羣行一通介保寧慧公謁余詞坦請爲塔上之銘嗚乎從無始來人於其間生死出沒無數矣何者爲名何者爲相何者爲眞我若復計我我所將以何者爲定乎銘勿作焉可也雖然師之行業夐出常倫致位名小垂芳當世苟不有以顯著之則無以表大法之苛慰來學之思也雖欲勿銘惡得而勿銘銘曰我觀禪那之所至卽是一乘圓頓旨其中無一亦無二其體無紊悉玄妙秖緣根性分利鈍所以造旨有異同曹溪已下分五家震動鏗鍧獨臨濟至今子孫如星森鋭

待大法使弗墜如師說自金鷲山歷抵諸方苦參叩孰知柄鑿不相投東西追逐競奔走其後乃自音聲入却見泥牛鬬入海桃花開府春滿塢更了雜花六相義文彩漸彰不可遏出世說法度有情四遷直上南屏山作大獅王日哮吼一起一滅世間相終然變幻如雲烟盡付閻維三昧火一彈指頃等虗空虗空無盡難名言苟加贊詠遇且戢太史述辭鐫白塔不過欲慰學子思有無雙遣入玄門言至無言乃真際

淨慈禪師竹庵渭公白塔碑銘　宋濂

濟北正宗傳至我大慧普覺禪師以大乘根器總攝

天上人間諸文字相化爲慈雲徧布索訶世界號以
雷風澍爲法雨有識含靈咸被霑潤既而圓鑑光師
爲其世適自時厥後以次相傳若光孝簡師若育王
觀師若佛智照師若廣智全悟訢師後先勃興荷擔
正法其所黼黻宗綱折衝外侮皆無用辭章爲佛事
至今聲聞炳著於霄壤間爛然如日星之光何其雄
哉今清遠師則全悟俗姪之甥而法門之嗣子也初
清遠之生有靈芝產于庭槐古者云芝乃靈秀所凝
是子將以文顯乎已而果英發誦書攻文不待師授
而智解日勝時全悟以太中大夫住持集慶大龍翔

寺開知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亟挽致座下集慶爲
東南都會而行御史臺涖焉四方名儒紳無不翕然
無不與全悟游前科第一人張公起巖來爲中丞尤
號最厚翰林承旨張公翥中書左丞危公素時尚布
衣亦往來乎其中四三君子或發天人性命之秘或
談古今治忽之幾或論文辭開闔之法清遠咸得與
聞之反覆忝求益探其閫奧其學於是大進形諸篇
翰如千葩競放錦麗霞張而不見春風煦嫗之跡沉
冥盡斂精明自然老於文學者爭歆慕之潘曰此文
中虎也清遠恚曰公等謂吾專攻是業耶佛法與世

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用此相夸豈知我哉一日全悟警廣諸徒衆未有對清遠直前肆言如俊鶻橫秋目無留行全悟振威叱之衆爲駭愕清遠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於二三全悟莞爾而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爲記室向之歆慕者則又曰清遠所證悟已造殊勝徒以文夸之宜其素也全悟瀕殁亦呼而告之曰吾據師位者曰十餘年接人非不夥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惟汝與宗泐爾汝其懋哉宗泐字季潭今大天界寺主僧也寺卽故龍翔云全悟既示寂清遠肆爲汗漫游見虞文靖公

集於臨川謁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玄於瀏陽一公
問其椎辨逢起文彩彰露僉曰是無忝於舅氏者也
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重其文行遣使者具書帛延
主會稽之寶相未幾遷杭之報國轉湖之道場雖當
兵燹相仍之際爲法求人無少退轉　國朝洪武初
淨慈禪林虛席四衆一心復請爲下特會代奉詔
設無遮大會於鍾山二浙名浮屠咸集淸遠一至京
師遂退居錢塘之梁渚梁渚乃全浯藏爪髮之地間
道者接踵而至不翅什山將八年十二月四大若有
所惱召門弟子善解屬以後事怡然而遊是月之十

六日也踰七日火化得不壞者三曰齒牙曰鉢塞莫曰室利羅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附葬爪髮塔之東若干步所度弟子某某嗣師之道出主名山者某某等若干人四會語有錄其詩文曰外集者凡若干篇不待結集而盛行於時所書草隸亦徧流四方清遠善鼓琴同袍以無盡風之清遠笑曰非爾所知是亦般若所寓也清遠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般若經未嘗虛日衆國人阮季秋而山丹發花一枝五蕚如佛手然淨慈行化有陳氏婦預夢神僧歸其門及清遠至稽首作禮願爲尼以相依清遠舉大法

以開導之其婦恍若有悟入清遠行未百步而婦竟與家人別坐脫而去生平守道弗變元至正末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清遠嗔目訶之曰浮屠烏有是物耶兵怒拔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劍兵嘆息而去清遠偉行甚衆舉此例之餘不詳載也清遠諱懷渭清遠其字也晚自號竹庵南昌魏氏子世壽五十又九僧臘四十二云濂聞世間萬事皆可僞唯死生之際不可僞有若清遠凡夫俗子孰不以文辭借月之及其亡也三事不壞光明熾盛驚動當世非有證人畢竟性海寧有是靈驗哉大慧以來累葉相承蓋亦若

斯而已濂長清遠入歲雖屢承容色官守所拘不暇以宗乘相叩擊今九原不可作矣其入室弟子報國道謙持自爲事狀同鍾山德瓊以撿上之文爲請因畧其細而掇其大書而遺之使刻焉銘曰大慧正友七葉相承焜燿鏗鍧以文華稱文非徒文般若爲體其本既弘用則自偉譬諸雲氣逕映日光東西照之儼黼黻章所以達人熱治弗㑹蕭蕞折衝莫非佛事堂堂渭師結秀之姿庭植有知應在瑞芝既抵頑師日交簪組文彩聲明一時影著人見其粗玉貫珠聯𠃔窺其精說法熾然特此應緣隨時順逆飛鴻度空

曾無一蹟報身已滅大火方融舍利燦燦纍生其中矧是三德熏修所致世間萬物唯此無偽爾明上追所遺者文因文而入不限見聞山色溪聲皆歸實相於此見師是謂無妄梁渚之墟雙塔巍巍惟舅洎甥先後聯輝山石可泐川流可息此人天師永保貞吉

淨慈順公逆川瘞塔碑銘 有序　宋濂

濂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為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順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為屬衰遲之餘諸習皆空凡他有所請輒峻拒而不爲獨於鋪敘

悟緣評隱梵行無若不敢後者蓋欲表般若之勝因啟衆生之正信也有如佛性圓辨禪師者濂安得而不銘諸按其嗣法弟子行圓所造年譜師諱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陳氏子也有翁媼精修口業既殁蓮華現門屏間師之大父母也翁生道霙娶婁氏屢至哭子其情不勝哀乃望智者大師像事之一夕夢僧頂有圓光逆江流而上招婁氏謂曰吾當為汝之子及寤而有娠師既生美質夙成年五歲即從季父學季父引生徒渡溪抵萃野師力欲相隨季父怒麾之遂已而溪暴漲季父生徒皆溺死然自少不喜葷羶

翛然有塵外趣婁氏弗能留七歲俾依仲父慧光於崇興精舍稍長受具戒於天寧禪院其父亦樂修淨覲俄離俗同居精舍中精舍將圮師即協衆力葺之時年甫十八君子固知其爲適用之材暨習法華經歷三月通誦其文慧光尤寵之使出游永嘉無相院覺源瓘法師愛師俊朗挽其爲嗣會横雲岳法師大弘三觀十乘之旨於水心法明寺師往而受其說衆推爲上首居亡何走鴈山雙峯不契所言復走千佛寺壽海清法師方開演長生御講請師爲綱紀之職軌範爲之肅然壽海入寂師感卅相無常嘆曰義學

辭益多罔難禦生死即禦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更衣入禪復走閩之天寶山參鐵關樞公公圓悟八世孫也授師以心要遵而行之似有階漸欲依公而住公叱曰丈夫不於大叢林與人相頡頏局此蠡殼中耶拂袖而入師下旦過寮潸然而泣或慨之慰曰善知識門庭高峻拒之即進之也公聞其事咲曰吾知其爲法器始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向憹離晝夜明晴亦不能辨晦月因如廁便旋覩中圊蚫爪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孔皆出光明目前大地倏爾平沈直孝之極丞上

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于巖長禪師鳴道烏傷伏龍山師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燃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非公不足依游走閩中見焉公偶出遊遥見師喜曰我子今來也越翌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入門耳最上一乘則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叅提上致力則將自入閫奧矣師從公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晚叅擬坐禪榻忽豁然有省如虛空玲瓏不可湊泊厲聲告公曰南泉敗闕今已見

矣公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曰地上尊鋪層上瓦覆公曰即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鴟子過新羅公曰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禮禮一拜而退公曰未然也公拔大承鳴鐘集四衆再行勘驗師咲曰未出辭之前已不相瞞和尚眼目何在又爲此一場戲劇耶公曰要使衆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詰師師一一具答公然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久之令掌藏室尋命分坐説法公院損館師嗣住院事非惟興唱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闢驛道達於山門跨六七里擇地搆亭以增勝槩衆力賴之繇

爾棄去過杉關抵百丈上迦葉峯渡江入淮禮諸祖之塔經建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棊返永嘉會王槐卿造報恩院於瑞安大龍山首延師爲之主衆徒寖盛至八百指師建僧堂棟宇居之石室巖禪師主江心嗣師之爲復以第一座處師師翩然而往未幾又以何山精舍棟宇湫隘不足以容衆拓之爲大伽藍爲建大雄寶殿及法堂三門兩廡方丈庫院之屬而塑像繪事諸莊嚴事亦次第告完平陽吳德大創歸源寺原援報恩之例請師開山師慈憫心切亦不欲拒既至爲造小大皷鐘魚板然罷而

叩擊之授職分班升堂入室皆按清規而行時東海
有警元帥達忠介公帥師鎮台遣使聘師入行府師
以達公方有事干戈絕之弗見達公慕咏弗置篆遊
川二字遺之師因飯囚戒其勿萌逋逃心即重見日
月不久而赦書至周吳二囚以師爲神其後山寇猖
發二囚寔爲渠魁所經之處焚燬欲盡歸原報恩以
師故獨存師終不遑寧處避入無礙菴又還歸原朝
廷爲降院額賜師令號及金襴法衣師皆不以爲悅
悉散其衣盂所畜退居一室掘地以爲爐折竹以爲
箸意澹如也溫城淨光塔唯鎮一方年久將壞方泰

政府嘗戍其城欲賦民錢尊之命師蒞其事師曰民方病疲久火燄炎炎而復加薪吾安忍爲之必欲見用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知可也方諾之師乃定計城中之戶餘二萬戶捐米月一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甓搶材若神運鬼輸紛然四集鎮心之木以尺計者其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咲趣辦七成既粗完其下仍架搶殿宏敞壯麗九斗之勢益雄一日颶風作其上一成捩之以入海濤衆咸傷之師曰搶終不可以就乎持心益固選其徒如剽鑄傑盤輪相及醊珠之類日就月將關楯洞戶一一就緒金鮮碧明

猶天降而地湧也屡餘過十萬而工役弗與焉辦章燕只不花出鎮閩省道過東甌夜覩埳燈熒煌知師所造乃謁師問道并談般若經師用漢言而置解之辦章甚悅順謂左右曰西天諸師授我以密義尚不能相恊今聞逆川師言則心地開明矣亟呼舟同載入閩宣政分院請師住東禪簽刹不一載間殿堂齋如門廡森如庫藏煒如樗上以設諸像梵容穆冲各隨相變現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畢功之日省院臺府諸官與大比丘衆咸落其成師則曰未也復犛東南二門通逵若干丈管福城東際花藏海南参祈州三

[illegible]門營普庵堂以施茗飲浚湯泉二所以利浴者限以坦墉縈紆其徑路而馬牛無介而入補刊開元藏經板仍印施之其可以弘濟人者無不為也先是浮業慶成東報國船艙寶月松峯等寺兵燹之餘莽為荒榛祠迭行中書將籍其產於官師言於辨章獲仍其舊辨章欲閱大藏尊經於家或以几席什器難具遂辭師令浮屠一百七十人為什分齎於各剎衣以題號一時畢聚仍書為圖使按圖序次列之給役於飲饌間者亦更番而進每以鐘鼓為節後先不紊辨章悅曰使吾師總戎則無敗北之患矣師俄散財如

歸原時恬然而退辨章留之不從會雪峯虎庵辨章
強師補其處師不得已啟行未行先為工師二十人
往拯室廬之欺側者既至絲毫之費咸自己出緇素
莫不從化有徐子剛者擴寺之安仁莊收粟萬斛間
師至亟輸還之部使者袁驥自負通楞嚴寶積二經
輕視諸人師以關鍵詰之欽祚而去已而思還温方
叅政且具船迎之千佛院災無有起其廢者師彈指頃
千佛閣成未幾前門左右廡又成俄東甌内附師潛
居林泉若將終身江心蘭隱逃禪師市材於山欲建
萬佛閣而年耄力不勝遂以屬師師起而應之亦不

日而成且爲砌釋迦寶殿創解脫門以至象堂經室
無不具足初師採材於山道經普安院院燬已久惟
山門巋然烱山中師見之笑曰吾爲爾移山門爲佛
殿何如衆皆合爪指謝之師爲撤瓦甃至故基一毫
無所損徐取寺山之木重完僧堂而後返　皇上尊
尚佛乘召江南高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法會師與
其列陞座演說聽者數千人　駕幸臨勞問備至號
爲一時寵遇竣事還錢塘淸遠渭方丈淨慈衆師以
爲代師初不從繼而嘆曰所貴沙門行者隨緣應世
何所容心哉乃振錫而往淨慈當兵後凋落殊甚師

亟還鄉召匠計傭竭其筐篋而來欲大有設施而諸
僧負官逋者係累滿庭師爲之一出鉢悉代償之會中
朝徵有道浮屠以備顧問衆咸推師師至南京僅四
閱月沐浴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世
壽若干僧臘若干二十一日闍維於聚寶山獲設利
無算得其法者曰文顯曰與富曰某其一卽行圓於
是持靈骨而歸建塔於某處以明年某月某日藏焉
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參偈一卷皆傳於
世大雄氏之道不卽世間不離世間烏可岐而二之
我心空耶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沉無非

自妙性光中發現何爲不然雖法王所說經教與夫諸祖印心密旨皆爲障礙矣嗚呼道喪人亡玦風渺瀰焉得逢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事哉師自得道之後坐紫檀座既已說法度人出其餘力於往莊嚴玲瓏使人爲遠罪遷善之歸斯益近之矣或者不知專委爲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夫豈可哉銘曰大法雖無外兮收攝在一門玄淡不可象兮脫之儼若存了不分精粗兮無對乃爲尊若涉有情見兮蘊糅成羸虧理事本不二兮縱橫隨所之準極造大同兮徧照光陸離東壁見休徵兮蓮華出屏間異

僧佩圓光兮逆流踏波瀾夫符既負叛兮何能滯塵寰哉狡天寶山兮鑄鐵爲關扃奮迅一朝入兮窺破生死機盡洗結習垢兮真體露巍巍方知有爲相兮不離無爲宗彈指幻輪廓兮眺盧樓閣同開敞乃生悟兮自外而廓中歷坐古道場兮手執青楊枝甘露恒四灑兮發之甘若飴木石被霑潤兮炎亥兮方時大明麗中天兮佛日同輝照所資生育功兮欲使陰冷消災集清淨衆兮梵音撼海潮雅師所說法兮無干下亦當聞一言歷耳根兮千劫不作塵天光下照臨兮恩寵何便番卷舒毋隨時兮孤雲本何心生滅只

兩空今遺蹤邈難尋勒辭在中林兮振德無古今

淨慈無古禪師授公碑銘　　宋　濂

臨濟之道十一傳至圓悟而益盛圓悟又五傳至破庵松源兩支分峙譬諸南北二斗爛然在天光芒參列瞻者目眩由是子孫布滿四海之內執法輪樞機者夜弗停大法昭明若親覩世尊於耆闍山一切有情無攝授可謂極光明盛大者矣有如無古禪師授公則松源六葉孫其授受分明證悟真切踐行有足書者入室弟子文郁不遠千里持法藏大師壽公所為狀來徵銘狀文淵慤而無誇辭是用摭之以成序

序曰公諱可授無旨其字也一號休菴台之臨海李氏子自幼處童子中屹然如稚松超乎蒿蔽不與之齊然慕空王之法視塵坌膠轕若將浼焉年十二即思捨族而去時季父仲智爲僧於同里石門寺乃往爲驅烏仲智奇其風骨亢爽俾至越之九巖從萬壑觀公游授之內外典皆了達大旨十九得度受具爲大僧已而嘆曰所貴爲比丘者務欲究明心宗儻尙纏蔽文字相中何時能脫離耶竟杖策而出徧歷諸名山下語多不契復退潛一室加澄靜之力久之叅晋覺明公於靈隱靈隱列在五山僧指爲萬其門庭

巖峻未易叩擊公而入無畏問答之頃疑情盡釋覺以其俊爽欣然印可之特命充堂司公不復辭衆挙綱維四衆悅服尋遷石門白巖真公主真如藍禪師公制行之堅延君上座助揚法化聲聞燁然騰緇素開元重紀至元六年出世大雄山之安聖祝香自叙實上嗣普覺之世人信之無異辭閱五年遷隆恩又二年補白巖故處明年行宣政院選主龍華一坐十二春秋百廢具興山門爲之改觀公凡四坐道場皆不出乎台境諸方歆倚之以爲重競來聘致漠然若不聞作休庵於西堪日修淨土法門念佛三昧且曰

其師禪定之功也歟可驗於公同異哉　國朝洪武六年杭之中天竺寺以府僚之命起公主其事公勉殉應之行至錢塘江濱淨慈諸勤舊相與謀曰此大善知識胡可失也天竺尚可致吾屬獨不能耶率衆邀於道擁居其位公屢却之不聽色頹然不怡時當歲儉問道者如雲糧帳方愆不繼而施者踵至居二載擊鍵椎集衆再三申精進之戒手搯皷而退歸臥竹院忽示微疾端坐西向召左右謂曰吾將逝矣左右進觚翰請書偈公麾去之曰吾宗本無言說乃合爪連稱佛號至聲漸微而寂時八年八月十一日也世

壽六十九僧臘五十龕留七日顏貌不變用闍維法
從事齒牙貫珠不壞設利羅光色晶瑩如金銀水晶
者徧滿於地見者聞者無不哀慕太息其徒自省等
歛其不壞者并遺骼歸龍墖而藏焉公儀觀碩識
見敻卓其於榮名利養視之如無物出事法席皆迫
於不得已會　朝廷設善世院總統天下釋教事或
勸公求檄以主名山公笑而不荅然其所蒞之處不
以恬退而不加之意必葺其弊習新其規制使可貽
於悠久所度弟子某等若干人得其法者則某某也
五會語多肆口而說曾不經思四方先已傳誦不俟

刊行平居提筆成彖章出入意表自省與文介類爲
十卷公戒勿示人亦不敢流布公之言論屢行爲當
時推重至於尊賢尚德推已及物尤非人之所及槩
林熟不能言之玆可畧云嗚呼大雄氏之設敎法門
雖廣其所以攝妄念明眞性者則一而已因根器之
或不齊而誘掖化導之方不容不異有若思惟修之
道與期生安養之功咸能拔迷津而昇覺岸者也是
故先德恒並行而不相悖宗照壽公得法於天台韶
國師圓照本公傳道於天衣懷禪師二公兼修淨土
之業俱有上品受生之徵載諸方策可考不誣今辱

授公瀕殁之際叉跏趺西向念佛而化然而三公皆王臣淨慈者也何其重徽而疊照哉當必有其故矣昧者不察強謂觀念之未能忘於形跡乃好誇過高之論非事實也於是直書其故使知佛法無二致以爲後來者之勸銘曰能仁立教廣開度門萬別千差終歸一源禪那之修曰袪忘意觀念之勤亦依真任均爲攝念奚分異同一心旣昭衆法自融所以先德內而不外破妄顯真兼行無礙公出幼齡挺然邦瑩有慕空宗留神無憤法海冥津屢形歎息捌沙算之數何能畢持智慧刀斷其繫維入荒洞然不懸毫縷

安養導師實我依怙一塵不立即爲淨土空有俱息能所亦捐至無念處三昧現前出世鄉邦四占淨域化熱惱場入清涼國黑白歆豔如渴思漿飛錫所及熙如春陽脚踏濤江來赴天竺中道要遮奪夫何速南屏草木大根大莖法雨普霑軌者皆萌俄結雙趺稱佛而化金臺來迎白光交射何以驗之見於荼毘設利繽紛光如瑠璃龍華之阿有塔如筍琢石鐫文爲世規準

淨慈德隱仁公塔銘　　宋　濂

佛滅度後波羅奈王收佛舍利用七寶造塔爲作銘

記名曰達舍婆陵迦有塔之有銘尚矣後世學佛者
道尊行崇其殁也因刻石以表其藏自大法入中國
晋宋以來嘗間一見焉碑版炳嗄始盛於唐宋之際
及今淨慈禪師之示滅既葬舍利靈骨於金華北山
隨世變遷理則然也山之麓其上首弟子仲紫得悟
出世之因來徵銘上之文其義實應古法濂不敢辭
師諱[illegible]仁字德隱族趙氏婺之蘭溪人父諱[illegible]母楊淑
貞皆名官家師生有出塵之思年十一俄往依金華寶
石演法院月公月公號秋潭嘗丁剡之囊山於人愼
許與獨以遠大其師俾習讀東魯西竺諸書師性爽

朗即能領解義趣十四祝髮受具足戒二十有慨然
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時鄰院智者住山了
然義公以大辯之才慧明之孫不振臨濟之宗師往
造焉入室問答機鋒遞相奮觸電掣雷奔義公命爲
侍香久之出游閩浙江湘凡名利所在必求諸尊宿
以發其所悟撫不改容禮之東陽寧公方于湖之道
場豔師之能文請掌外記自是聲稱籍籍起叢林間
武林雙徑江南諸寺之最于傳南楚說公召師分座
說法及說公遷化古鼎銘公來補其處益推敬師且
謂相見之晚師猶不敢自足聞月江印公在育王雲

外岫公居天童亟走四方見之相與辨詰無虛日微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芒無不收攝已而還浙水西徜徉於名山水間達人勝士日遊衍而激正法旁及於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隱訢公爲最每風簷月牖語蟬連不能休至忘寢食元至正乙丑始遷寶石山中乙未從部使者之請出世金華西峰淨土禪寺瓣香酬恩實歸於義公蓋表其所自得也時天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爲嗚敫而退戊戌冬 大明皇帝親馳六師取婺州已亥春幸智者禪寺見其山川深秀而法席尚虛特 詔師主之一坐十五夏唱道

之外小大室宇咸爲補葺一新別築燕居於寺之西麓曰潛菴將有終焉之志吳元年丁未處之連雲持公府檄起師主持不聽洪武戊申部之南華不遠三千里致州侯之命來聘亦不從杭之中竺其請如前華又加勤焉師惠然欲從郡守鍾某意其行從容問師曰佛法有重輕耶曰否曰佛法既無重輕師位學有崇卑耶師一笑而止淨慈居五山之一非耆學碩望莫堪尸之甲寅之秋使者自武林凡三至師乃起而應之開法筵之日黑白環聽者千人各挹深飲醲嘆咏而去師尤以興壞起廢爲急務時有化于安淨者

頗有人緣施者麇至師以禮延致之方將大見設施乙卯春秘書事起有誣智者寺僧購名畫以歸者事下刑曹刑曹以師舊主智者當知其是非遂逮而質焉事將白師忽示微疾於京師寓舍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雖當溽暑容色不變其徒用茶毘從事收骨還葬其年某月日也僧臘五十世壽六十有四師風措孤峭不與非類狎逢學行之士輒敬之如賓師纖無儲不儲亦必久留不厭故薦紳服其偉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故教授仲申二公名德

重當世尤與師爲金石交善談論終日不倦玉貫珠
聯纚纚絕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克底於成
有三會語若干卷山居詩一百首傳於世其嗣法上
首智者志父秉德源昭云云所度弟子懋建云云濂
竊惟大辨之道門庭森嚴氣局危欽故出其輪下者
多內裹誠愨而在趨最上菩提勈不假飾澤術辭於
外如義公者亦其人也師既困之得法具其實可
信不疑於是出世度人聲聞流布無閒北向雖以行
越之遠亦願一臨其地師之爲人所企慕者從可知
矣晚蒞南屏道價益重巋然如龜之靈光柰何緣業

俱止於斯而師無意於人世矣惜哉澹與師交者頗久歸為序其盡靈語以傳後書其事俾鐫諸塔其不可知者不敢妄意而别人之也銘曰大辨之門總攝羣機棒喝交施飈旋雲飛誰為之孫乃克小似奮迅良前是真獅子大方嚴巖高峰莫攀一彈指間衝破命關掌記集雲分席雙徑出世西峰大施政令繼遷靈源芳泉可斟灑以楊枝普潤焦枯聲光四達爭相撓致百越之區亦來交疏南屏崔嵬名列五山龍鬼護經非賢孰予四衆驩呼迎師往住擁華塞塗觀者如蝟擊大法皷出大音聲百蟄方宜其一雷虛驚我法

將降我緣巳滅生滅何心紅爐飛雪寳幢之作問者心推翠竹黄花亦若茹哀實際如如哀則何有仰瞻中天白月在斗

南軒銘并叙

釋契嵩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其山相去也不數百步倚軒而視草樹雲物秋毫不隱雨霽山光清發碧照枕簟夏之時景風飄飄不挹自來冬之時正挹太陽凌爍寒慄客有紆餘閑散無所用於世得終日俯仰於其間徃徃襟抱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地而獨立大丈夫之達觀者熟不貴得所適乎苟可以正思慮使之函

悔吝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爲陋也陶淵明云嘯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得所適耶南軒予容舍之後楹也威師不以不肖館之於此會事欲引去念南軒資之全愚似得所適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命況辱其以德義接之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曰顧南軒伊何偃仰躊躇我殺彼美彼適我愚我與南軒相須

題淨慈詮上人荷香亭壁

西湖氣象不減他處朝暉夕靄點濟淸瑩無時不好山嶂樓閣金翠交映荷花戰風芳香四散蕭然乍眡

恍若異境然人心清濁感物乃爾而爲道者安得不擇其所居詮上人諷經詠詩習草聖書散荷香亭資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興可見矣熙寧乙丙季冬二十一日潛子題

題諸師遺墨後　　無愠

右古田方山東嶼無見秋江五大老遺墨五紙今鴻福夔季則長老得之於其伯父王思聰處合爲一軸求予識其後此五大老皆吾鄉前輩尊宿當元之盛時雖出處之迹稍異然其道德聞望流播江海之間不相上下古田方山唱斷橋之道於南屏東嶼嗣石

林之道繼之先後數十年輝映叢林何其盛哉無見居華頂追躡高菴之風秋江居松岩又與華頂角立矣如華頂之火埜松岩之活埋未後光明盛大近代不多見也予生於諸老後道荒德薄荐罹患難慨想高風遠度深有愧焉聊書以識

跋松泉和永明山居詩後　古春

宋汴京騰法師居慧林忽於定中見大金蓮花題曰永明寺宗本其他小花不可勝數皆禪師化人也因而往彼脩敬問曰師乃別傳之宗何得顯名淨土耶師曰雖然在禪門而常脩淨業耳是知淨土之說吾

佛宣文於世一乾恒沙諸佛贊揚於十方傳至東土慧遠法師首結蓮社普勸僧俗以爲功高易進此法門最其後禪講諸師王臣士庶歷代名賢或文或詩贊頌之言盈諸卷帙浩若烟塵故永明壽禪師有詩六十九首慶壽獨菴從而和之今松泉又爲和之其理該貫詞意俱高若不爲韻所拘者茍非達淨土之奧何以臻此然師平日留心經教尚參華嚴圓覺楞伽三圖進於京闕又復成此微妙伽陀焜燿今古玉遮金春豈非迹雖爲禪而常修淨業者乎惜無幾決師定中見金蓮題名其上姑書此於卷尾云

題永明舍利卷後　　岳元聲

世眼多以老衲堅固了作奇特想根器狹劣者益復驚怖謂是虗而不可憑之物乃始信生疑疑生邪刪奇生臭腐傳其溢無傳其常溢則傳之也妄妄語生大我慢不知黄面老子五色舍利亦家常乾屎橛行者政不必作揀擇想重增此藩籬也

永明道蹟小跋　　孟養志

夫佛乘不可思議余安能以思議發孫其旨稱怪謗佛子其執幻相失真如者無論間有稍知解宗徒橛以超超自怙謂一徹俱了安事工力此無間頑空之

迷無異煑砂作飯即此執無一念便萬縛千纏不可解矣永明大師先覺者謂彌陀應身彌陀即無量壽佛也烏用百八事日勤勤爲蓋常住真心原無停住勤而行之是妙真如體以法言則真實不二也有謂以勤脩復真性猶一言之也且夫師證彌陀果而世何爲以顯教也世世溺頑空師以真實脩爲筏普弘濟渡則百八事之勤勤真以一心萬法萬法一心之旨身爲範爾師道跡法言種種今古開士讚歎不啻詳余特揭師勤行以證空相不二用儆世之以超超謗佛者

揜院題名後

李日華

永明壽禪師窣堵波與其靈蹟幾毀於彌戾其一百二十代骨孫大壑旣手出之又手營之一時宰官居士緇白善信才者筆墨富者金粟權者禁令健者筋力事有成謀而壑公未嘗募一銖於民間也世之募者必先登善信名而後行禮壑公雖不募而善信名不可以不登則具貞珉以請須其功成勒之以環窣堵同固歷刦夫壑公不募而諸善信先之以禮諸善信無意登其名而壑公謙登之皆最勝因中互攝之妙用也余深爲之讚嘆

題建影堂冊後

吳之鯨

浮渡既構竹閣清風稂如靈長復供金經貞珉不朽此南屏勝緣也玄津禪師擬於懺堂後增建丈室上供永明師像作影堂即以經貯壁爲金剛窟令見者聞者踴躍秉持功德無量榆葉可捐請自遊士始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七終